

时代凡人歌

素描油画版画样样拿手—— 丽水保安如何成“画家”

本报记者 黄彦

国庆长假后,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师生欣喜地发现,学校东大门门卫室挂上了一幅《欢度国庆》的油画。飘扬的五星红旗、雄伟的天安门,还有远处冉冉升起的朝阳……油画不大,但特别惹眼,让人一下就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

“不用说,肯定是出自我们学校保安画家之手。”一位学生看了看,拍了张照片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饱满的色调、流畅的线条;栩栩如生的人物、细腻逼真的景色……很难想象,这样的画作竟出自一名保安之手。生于1963年的朱大众,老家在莲都区仙渡乡,是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保安。从小痴迷绘画的他,靠着自学画成了民间高手。因为画得好,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朱大师”。

这幅画作的确出自朱大众之手。“国庆节放假,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画画,祝祖国生日快乐。”看着这幅画,“朱大师”和记者聊起了他的故事。

“如果没有事情打扰,我可以画一整天”

在学校东大门的门卫室里,墙上挂着一幅画,一朵硕大的牡丹灼灼绽放,色泽鲜艳,雍容大度。

“大家都说好看,我就顺手挂在这里了。”看到记者注意墙上的画,老朱腼腆地说。干净朴素的穿着、微胖的身材、板寸的发型,说起话来满脸带着笑意,一眼看上去感觉就像一位邻家老大爷。

门卫室里放着画板,老朱经常在这里勾勾画画,但更多的时候,他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画。在校园的西北角有一片实训教室,最里面一间是老朱的宿舍。老朱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他常年住在学校宿舍。

打开宿舍门记者发现,床是用桌子拼接的,柜子是老式的办公柜,看得出来,这些家具都是老朱从学校各处“捡”来的。不仅是家具,就连老朱画画的工具都十分简陋。废旧的课桌简单修整后成为他的画桌;铝制的饮料瓶用来盛洗画笔的水;镂空塑料小桶钉在桌边,用来放各种型号的画笔,就连调色板也是老朱自己做的。“材料简单点没关系,画



↑ 丽水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叶焯指导朱大众(右)画画。
← 朱大众的牡丹图。 本报记者 黄彦 摄

好就行。”老朱说。

房间里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四处摆放的画:拉小提琴的女孩、紧紧拥抱的母女、流水潺潺的小溪;素描、油画、版画……美丽的画作和简陋的设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喜欢这里的安静,如果没有事情打扰,我可以画一整天。”就在这间简陋的宿舍里,老朱画出了一幅又一幅作品。

身边的人、家乡的景都是老朱作画的素材。除了自己创作,老朱还四处寻找大师的作品以及各式各样的美图临摹。翻看手机上的图库,是各式各样的人物和景色,“看见喜欢的图,我就保存下来,想着把它画出来。”老朱说,现在手机都快装不下了。

“这是我喜欢的事,我就是爱画”

调配色彩,运用画笔,作画的老朱自信而又笃定。然而,他根本就没有专业学过画画。

“第一次画画是在我6岁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是一个冬天,外面下着大雪,父亲不让他外出玩耍,堂哥便提议画画。父亲随手在纸上画了一条鱼,他

们便照着开始画了。父亲随手的一个涂鸦,打开了老朱通往艺术的大门。从那时候开始,他看见什么就画什么,对着小人书、连环画,还有墙上的画报,在各种各样的废纸上了画了起来。

渐渐地,街坊四邻都知道朱大众会画画。当时,丽水群艺馆为各地培训文艺宣传员,十几岁的朱大众被选拔进了绘画班。“说是培训,也没有什么老师教,就是大家集中在一起练习画画。”即使这样,朱大众对那次学习也是异常地珍惜。由于家里条件不好,初二那年朱大众辍学了,开始赚钱养家。家里人都反对他画画,画画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这是我喜欢的事,我就是爱画。”哪怕生活再艰辛,老朱也没有放下这个爱好。

谁都不能忽视热爱的力量。慢慢地,老朱开始不仅仅局限于画得像就行了,也开始不满足只用铅笔涂涂画画了。“不知道怎么画,我就看书。”老朱说,书本是他最好的老师。

图书馆、阅览室成为了老朱业余时间经常光顾的地方,《写实人物》《当代油画名家》……这些刊物被他借了回来,放在枕边随时翻看。《世界传世名画》《伯里曼人体结构绘画教学》……这些价格不菲的专业书籍,都被他“请”了回来,当作宝贝藏在柜子里。

“这本《名家经典美国芳》是我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的,找了好久才找到。”手捧着书,老朱擦了又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013年,他去北京亲戚家一

个多星期,除了去了一趟长城,其他时间都花在了逛书店上。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抱着这本书回来了。

老朱坦言,自己收入不高,但看到喜欢的书,还有需要的绘画工具,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画”

2005年,老朱经人介绍,成为了丽水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保安。此前,他从事过油漆工、雕刻工等工作,但对这些工作他都不太满意,觉得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如今,老朱除了工作就是画画。摆在宿舍里的画,大部分都是近几年才完成的。“校园里的氛围很好,很适合画画。”老朱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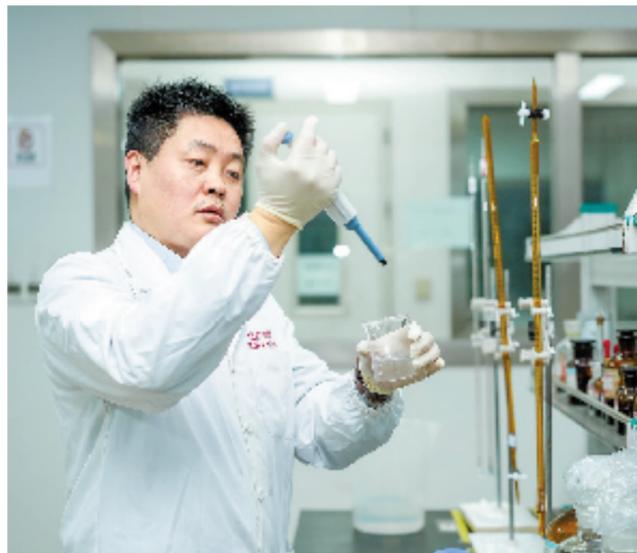
每次他在门卫室画画,就会有学生围过来观看,看过的学生都忍不住赞叹:“原来我们学校的保安画画都这么厉害!”

“比我画得好,太不容易了。”同样喜欢画画的叶焯,是室内设计专业的大二学生,每次看到老朱在门卫室画画,她都会凑上去聊几句。她说,从老朱身上她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她要向老朱学习,一辈子都不放弃自己的热爱。

“左边有点空,可以再补一些景物。”路过门卫室的叶焯老师看到老朱在画画,就过来指导了几句。叶老师是丽水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在他看来老朱的画既写实又漂亮,没经过专业培训能画成这样非常不容易。叶焯说,油画专业好多学生都是老朱的朋友,他们经常会过来指导老朱画画。但其实,老朱也是他们的老师,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感染了很多学生。

如今,老朱的名气走出了校园,有人找上门来求画。“去年,有人找我画一幅佛像,我断断续续画了很久,他很满意,还给了我报酬。”老朱说,钱虽不多,但代表了他人对他画的肯定。“学校一位老师退休回上海老家了,临走时和老朱商量,以后老朱负责画,他负责在上海销售。”同事何丽勇笑着说,大家都觉得老朱画得好。

“明年就要退休了,我准备全身心投入画画,把爱好坚持下去,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画。”老朱说,小时候他画画,但受家庭条件限制而一度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如今,他曾经的梦想要再次扬帆起航了。



刘孝伟在实验室做实验。拍友 吴拯 摄

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 从高中生到“电池狂魔”

本报记者 叶诗蕾 通讯员 张泽民 丁青青

一身白大褂,手握电烙铁,记者见到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刘孝伟时,他正聚精会神地焊接着电路板。焊头点过贴片,升起缕缕青烟,飘过他花白的鬓角。

“这是电池管理系统的传感器,可以监测电流电压等数据。”举起焊好的电路板,刘孝伟定睛仔细查看。不久前,超威户用储能电池项目正式立项,新产品对电池的安全和稳定性要求更高,相关部件都要根据新的性能标准重新设计研发。“大到电池组排列方式,小到传感器布线焊接,都马虎不得。”

2000年,只有高中学历的刘孝伟从四川来到长兴超威集团,20多年来,他勇于创新,一直奋战在电池技术研发一线,不仅自考了本科学历,评上教授级高工职称,还拥有个人发明专利82项、实用新型专利105项,发表论文16篇,著作1部,并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迷上电池 高中生自学成才

刘孝伟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旁,办公桌椅加上几个柜子,没啥多余的装饰。记者一眼就注意到,窗台和柜子上摆放着几个造型各异的电池组模型和试剂瓶。

“这是之前新品研发时留下的样品。”见我好奇,刘孝伟拿起这些小玩意一一介绍,铅酸电池、镍镉电池、钠离子电池、石墨烯分散液……“历代产品都是我们研发人员的心血和成果。”摆在这里,一来方便给客户展示介绍,二来可以摆弄几下放松心情,就像回到了小时候拆电器、玩模型的时光。

刘孝伟的老家在四川省泸州市,在别的孩子吵着要玩具时,他却总喜欢摆弄着螺丝刀,捣鼓家里的收音机和录音机,把零件拆得到处都是。

“拆电器有啥稀奇,有本事再装回去。”父亲的一句玩笑话让刘孝伟记在心上。上初中后,他一放假就爱往电器市场跑,一边翻书一边淘货。高中毕业后,刘孝伟进入一家汽车配件厂工作。在表舅家的一次假期生活,又让他将儿时爱好与人生事业连接在了一起。

“走,帮我拆电池去!”那年夏天,表姐夫买了一辆废弃汽车的旧电瓶,打算重新利用,听说刘孝伟擅长组装就喊他来帮忙。顶着炎炎烈日,刘孝伟小心翼翼地拆开电瓶,取出部分电极板,对照原本的连接方式摸索着重新裁剪、焊接、串联,再缓缓注入稀硫酸。两人拿着电压表一边接一边测试,等到组装成功时,汗水已经浸透了全身。

不同数量的电极板经过不同的连接方式,就能改出不同功能的新电池,这让刘孝伟觉得十分神奇。回家后,刘孝伟着了迷似地学习蓄电池相关的知识。在听说泸州就有一家蓄电池公司后,他辞掉了汽配工作,来到泸州市全密封蓄电池有限公司应聘。尽管只有高中文凭,但刘孝伟对蓄电池的满腔热情和自学成才的电器技术,打动了老板。

跨越千里 小伙子毛遂自荐

泸州的蓄电池公司里有好几位教授级高工。刘孝伟白天跟着他们做研发打下手,晚上利用休息时间恶补理论知识,翻烂了《化学电源》《蓄电池手册》等不少专业书籍。

“我就像块海绵,尽情吸收来自前辈和书本的知识,如饥似渴。”但钻研越多,他越觉得不够,越想看看更大的

世界。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刘孝伟见到了当时蓄电池行业大咖——超威集团副董事长周龙瑞。“谁率先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能在市场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周龙瑞的演讲给刘孝伟留下了深刻印象。

想要专注技术研发,还需要有较为成熟的市场开发、运营能力做配套。比起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当时泸州的蓄电池行业发展明显滞后。刘孝伟意识到,必须出去闯闯。

去哪里闯?他想到了“超威”。急性子的小伙子立即向远在长兴的超威集团寄出了一封自荐信,然后在背包里塞上几件衣服,就坐上了东行的火车。辗转1600公里,没想到的是,来接他的竟然是超威集团董事长周明明。

对于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周明明记忆犹新。“赶了那么远的路,他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但眼睛是亮的,一聊起电池就眉飞色舞。”

加入超威集团的刘孝伟如鱼得水。在周明明的带领下,刘孝伟和技术攻关小组将胶体技术创新应用到了蓄电池制造中,电池性能显著提升。“新产品循环寿命达到了600次,超过了当时行业标准近一倍!”聊起在公司参与的第一个项目,刘孝伟难掩激动,该产品一推出便供不应求,当年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

死磕到底 院长以技术服人

“他就是个‘电池狂魔’。”在超威集团研究院研发工程师李伟伟看来,刘孝伟对于电池的热情异常执着,有时候甚至带着点“死磕到底”和“偏不信邪”的味道。

“科研是从0→1→无穷大的持续接力过程。”刘孝伟认为,对于电池研发来说,永远没有完美的产品,如何突破电池的性能和寿命,是一代又一代电池研发人员努力的方向。

以前业内普遍认为,提高电池电解液密度可以增强电池活性物质利用率,但会影响电池极板的寿命。因此,蓄电池电解液密度控制在1.28g/cm³左右,公认的极限值为1.32g/cm³。“如果能在电解液密度方面有所突破,就能进一步提高电池的性能。”刘孝伟查阅资料,反复测试,成功将酸密度提高到了1.36g/cm³,实现了容量和寿命的双提升。

“以技术服人,对工作的热情也让人佩服。”这是公司同事对刘孝伟的一致评价。李伟伟告诉记者,一到新产品研发关键期,刘孝伟就仿佛住进了实验室,无论昼夜总能看见他的身影。即使回家休息,“满脑子电池”的刘孝伟还忍不住给自己“加活”——带几组不同配方的电池样品回去,在闹钟、电动牙刷甚至儿子的赛车玩具上进行试用。“过一阵再拿回来的,就是一份内容详实的测试报告。”

“我也没啥别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做电池。”刘孝伟腼腆地抚了抚衣角,白色的工作服上沾满了试剂的印迹。“对了,最近我发现我儿子也开始拆家里的电器了。”突然,他眼睛一亮,开心地笑了。“说不定,我们家真有研究电池的基因呢!”

衢州工艺美术大师夫妻——

“复活”700岁的青花瓷古窑

本报记者 钱关键 共享联盟·开化 吴雅璐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在浙江最西边的开化县,有一对80后夫妻,他们因陶瓷结缘,以陶瓷为业,并心心念念同一件事——重现龙坦青花瓷古窑的辉煌。男的叫汪家良,开化人;女的叫何珊珊,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雕塑系。因对明代开化龙坦青花瓷窑制作技艺恢复作出重要贡献,夫妻俩双双获评第三届衢州市“工艺美术大师”。

这个国庆长假,夫妻俩几乎没有出过家门,整天窝在自家工作室捣鼓“泥巴”。“年底前,我们想召集一个‘浙料青花瓷是否发源于开化’的论证会。”采访时,汪家良拿着一沓资料说。

走进位于开化县商贸城一楼、古色古香的“龙坦窑”工作室,琳琅满目的摆设中,记者一眼就瞧见了两人所获得的第三届衢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证书。

再往里走,就看到双手沾满泥巴的汪家良正忙着。他身穿一件灰色T恤,皮肤有些黝黑,整个人略显消瘦,但说起陶瓷立马两眼放光,来了精神。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里娃”,汪家良从小在距离县城约30公里的马金镇霞山村长大。小时候,他就对“玩泥巴”情有独钟。初中毕业后,他在家人的资助下到江西景德镇学习陶瓷设计和制作。在景德镇的12年,他一边学艺一边赚钱,并与同样爱好陶瓷、比自己小2岁的何珊珊喜结良缘,在景德镇开设了自己的陶瓷工作室。

“那时,我做设计,汪家良制坯,收入还不错。”何珊珊说,高峰期,两人制作的瓷器一年能卖200万元。

10年前,汪家良回开化老家办事,顺便到当地苏庄镇龙坦古窑址游玩。他一下子被散落窑址附近山上的陶瓷碎片给“惊艳”住了。“几百年前,老家竟有这么好的烧窑工艺!”汪家良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开始研究龙坦窑陶瓷。



左图为汪家良在制作瓷器,右图为汪家良和何珊珊在工作室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根据开化当地史料记载,龙坦窑窑炉斜长15.86米,现存火膛、窑床、窑门、柱础石等结构。它始建于距今约700年前的元代,兴于明代,烧制的瓷器有青花瓷、白瓷、紫金釉瓷等5种。“最早在1984年就发现了,这几年陆续发掘,为我们探究‘浙料青花’学术问题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如今的汪家良,对龙坦窑历史如数家珍。

带着那份最初的惦念,2014年的夏天,汪家良一家人返回开化创业。“他回开化,就是想重现龙坦窑的辉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对龙坦窑颇有研究的浙江陶瓷专家陈新华说。

从图案、釉色、胎骨到最后的工艺配方,一次次调整、修改。夫妻俩试烧了100余窑,做了1000余种瓷片,终于在2020年秋天,烧出50余件与龙坦窑青花瓷相似度极高的作品。

“这是‘鱼跃纹’碗,这是‘莲花纹’盘。”展架上的龙坦窑盘子、碗、罐子,在灯光照射下流光溢彩。端详着一件件手工作品,汪家良心里美滋滋的。记者

仔细观察发现,这些青花瓷盘子、碗和罐子造型、大小、颜色、绘画图案,与汪家良从龙坦窑旧址捡来的瓷器残片几乎一模一样。

“龙坦窑是民窑,其工艺水平与官窑不可同日而语,它的青花不够蓝,甚至有点发黑,这是釉层较薄造成的。”汪家良和何珊珊介绍说。

何珊珊算了一笔账,为重建龙坦窑,他们先后投入100余万元。有好几次两人花光积蓄,只得跑回景德镇继续卖瓷,等攒了钱再回到开化做实验。

“中途,家里人劝我们放弃算了,但我们俩都觉得挺可惜,就咬牙坚持了下来。”何珊珊说,最艰苦的时候,她出门买菜时,都在掰着指头想着如何省点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夫妻俩的一再坚持下,龙坦窑手工陶瓷制作技艺越来越受到衢州业内人士的重视。2017年年底,明代龙坦青花窑址成功入选浙江八项考古重要发现。那一年,汪家良也被评为衢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坦窑手工陶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